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一

起永定元年盡永定三年武帝既有功於梁自以爲姓出於陳自吳興郡公進封陳公及受命國遂號曰陳

高祖武皇帝

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邱長陳實之後也世居潁川十世

祖達於永嘉中南遷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帝生於天監二年癸未歲追其歷數正二百之期也帝少儼儼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治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曰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其頓軍西昌也有龍見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輝軍民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牀於閣下忽有神光滿室廊廡之間竝得相見趙知禮侍

劉惔而問帝帝笑而不答及是遂受梁禪在位三年改元一

訂永定元年冬十月戊辰進陳公霸先爵爲王辛未梁帝芳智禪

位於陳

梁四主五十六年而亡

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弼少有大志膂力

過人對敵臨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後功封已盛每率兵征討朝

受令夕便引路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

兼復性沈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 陳王霸先使中書舍人劉

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帝如別宮恪排闥見陳

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

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激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卽皇帝位於南

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帝爲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以

給事黃門侍郎蔡景歷爲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

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尙書諸曹總國機要尙書唯聽受而

已 丙子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佛牙於杜姥宅設無遮

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膜拜胡禮拜也 辛巳追尊皇考文讀爲景皇帝

廟號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世子

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章后烏程人也諱嬰兒母蘇

嘗遇道上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

照室因失龜所在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基

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爲長城縣公后

拜夫人至是立爲皇后 置刪定郎治律令 乙酉周王毓祀園

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廟七廟始共

用一太牢牛羊豕具 始祖薦首餘皆骨體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

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

必敗戰無名矣始者以王琳不應王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時兩以令諸侯今既受梁禪則安都之師為無名

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

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弁口弁水入江之口

正對北岸安都乃釋郢州悉眾詣沌口沌音豚上聲留沈泰一軍守漢

山漢曲漢水之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

合戰安都等大敗考異曰典略云乙亥安都敗陳書云是月敗績按高祖以乙亥受禪安都聞之而歎豈同日乎

今從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

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馬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

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榻下榻大船也令所規宦者王子晉

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周

晉公護弑其故主略陽公覺黜其故后王氏為尼 十一月丙申

上立兄子禕為臨川王瑱為始興王弟子曇朗已死而上未知遙

立為南康王

項時在長安亦遙立也

庚子周王毓南太廟丁未祀國丘

庚申京師大火 十二月庚午周王毓謁成陵癸酉還長安 譙

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

譙淹自墊江東下為周所逼也言蜀江以別湘江

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

叱羅暉復姓。若音

惹斬淹悉俘其眾 是歲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

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其相連結

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

依險立木壘石以自保守日砦。砦音塞

上患之使乾諭

以禍福豪帥皆帥眾請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

按五代志閩州建安縣舊置建安郡

南安縣舊曰晉安建安之地唐為建州晉安之地唐為泉州

乾子範之子也 初梁興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七

陳紀一

三

思補

席固以州降魏周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久之固猶習梁法不遵
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難其人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權
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
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刺史五代志春陵郡湖陽縣
後魏置惟安郡及南義
州後改爲南平州西魏改
日昇州後又改曰湖州整遷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
遷者如歸固之去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
莫不流涕而去 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東至鴟紇成
凡四百餘里夏大夏男范陽盧詢祖爲築城使詢祖自恃其才以
爲當居朝端參與國政及有是役鬱鬱不樂乃作築長城賦以寄
其意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綠
岡而閒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閒於荆棘詢祖有口辯

好賊否人物由是眾其疾之詢祖與宗人思道俱爲北州之雋魏
收因盛譽思道而抑詢祖詢祖曰收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
追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惟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
檢禰衡思道無米稜文舉人以爲確論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
髮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齊主淫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
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
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爲人
所執送鄴齊主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皆見世宗齊主有時
浚出浚貴齊主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齊主深銜之及卽位浚
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
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

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

自南康至豫章

之地謂之南川以南江所經言之也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誓言入赴

迪所部八郡南

康宜春安城廬陵臨川巴山豫章豫甯也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

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氈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

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帝卷所部以從下吏

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

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

臨川故郡周敷所屯也琳遣兵攻迪并以

敷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衡

州刺史歐陽顥為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周以

晉公護為太師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辛亥周

王寵耕籍田癸丑周立王后獨孤氏

后獨孤氏信之女

戊午上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洸難

以齊主淫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洸難尙高祖

女齊主尊其父歡歡廟號高祖情好不睦公主訴之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

疑其赴成皋齊北豫州治虎牢成皋之地也洸難從弟子瑞爲尙書左丞與御史

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洸

難典籤家客等洸難懼密令所親中兵參軍裴藻託以私假假休假也

閒行入關請降於周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

騎士五千迎洸難從閒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道使報洸難

洸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

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桴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

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

士二千人據東鍾

鎮城即防賊大都督之任

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

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

臥齊眾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

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周以消難為小司徒

唐六典曰周之地官小司徒中大夫也後周依周官杜佑通典後周地官小司徒上大夫

六命考異曰北齊帝紀四月消難叛今從周書典略

丁酉齊主淫自晉陽還鄴

考異曰北齊帝紀天

保七年八月帝如晉陽不言其還八年四月帝在城東馬射赦京師婦女悉赴觀是在鄴也此月又言至自晉陽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則又復在晉陽

必有差互今不敢增損

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

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

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

考異曰北齊帝紀十一月丁巳琳遣使請立莊仍以

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鄴莊為梁王進居九溪今從陳書及典略然陳書典略皆云立莊於鄂州按琳時在潯城蓋始居

江州後遷 改元天啟追諡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爲侍中

鄧州耳 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廟 乙丑

上使人害江陰王謐曰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

王 己巳周以太師護爲雍州牧 甲戌周王后獨孤氏殂 辛

巳齊大赦 齊主暹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并掘其冢

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於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

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

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周以大司空侯莫陳崇爲大宗伯 乙

未京師地震 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顥和長史張僧那各帥所

部來降 辛丑齊以尙書令長廣王湛錄尙書事驃騎大將軍平

秦王歸彥爲尙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爲尙書令 辛

西上幸大莊嚴寺捨身王戌羣臣表請還宮 六月乙丑齊主瑳

北巡以太子殷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務仍開府

置佐齊主特崇其選以趙郡王叔爲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 己

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 齊

主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高州刺史黃法範吳興太守沈恪甯州刺史周敷

時蓋卽臨川故郡置甯州

以敷爲刺史

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截漸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

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

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肫之孫也 八月甲子

周大赦 乙丑齊主瑳還鄴 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

萬發建康上幸治城寺送之 甲戌齊主暹如晉陽 王琳在白

水浦周文育於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

依觸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

竝宥之戊寅復其本官 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眾軍還

癸未眾軍至自大雷 九月甲辰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

魏後 丁未周王毓如同州冬十月辛酉還長安 余孝頃之弟

孝勵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 新吳舊柵也 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

文育都督眾軍出豫章討之 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

曰聖應冰井曰崇光 魏武築三臺於鄴城西北皆因城爲之基中

臺北曰冰井 十一月甲午齊主暹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

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於顏色

齊主覺之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

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

取所御盃盡覆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

可諸王宮寮演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尙書郎中剖

斷有失輒加撻楚令史奸慝便劄考竟齊主乃立演於前以刀鑽

擬脅以刀鑽擬演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

乃釋之晞所之弟也齊主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演私謂晞

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

於眾中杖晞二十齊主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

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考異曰北史孝昭紀云文宣賜帝

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

令力鑽亂集因此致困今從北史王暕傳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爲曰

憐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

暕還汝乃釋暕令詣演演抱暕曰吾氣息惓然綴困劣也恐不復相見

暕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

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

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暕由是免徒配甲坊徒刑也還爲王友及演錄尙

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暕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暕曰主上起

居不恆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

草吾當伺便極諫暕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

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經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狂藥謂酒也

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
演欬歎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死思今遂息意
卽命火對晞焚之後復乘閒苦諫齊主使力士反接反接兩手拔
向後也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
言齊主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臥得解齊主褻黷之遊徧於宗戚
所往畱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尙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
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
外深相感愧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
名齊主嘗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鮮卑謂中
國人爲漢齊主登
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齊主
大怒親以馬鞭撻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

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搖動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齊主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釭車轂中鑊也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伏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三公郎自魏晉以來有之五代志後齊尙書列曹三公郎中屬殿中尙書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因帳新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劉昫曰武強漢弘農縣屬河間國晉改曰武強屬安平國後魏屬廣宗郡又舊武邑郡五代志曰齊廢郡爲武強縣至隋屬信都郡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尙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齊主怒臨漳令嵇嘏舍人李

文思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尙書王昕曰

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願以白齊主曰王元景比

陛下於紂昕字元景齊主銜之頃之齊主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齊

主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所有德業楊

愔稱爲人之師表及以讒死士類莫不痛悼齊主北築長城南助

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

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

節費用焉十二月戊寅齊以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尉粲爲太尉

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司徒

壬午周大赦齊主淫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

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

齊主愴然爲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
可出穴齊主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齊主
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剉桃枝就
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
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痛憤齊主
以儀同三司劉郁捷殺浚以浚妃陸氏賜之馮文洛殺渙以渙妃
李氏賜之二人皆齊主家舊奴也陸氏尋以無寵於浚得免浚早
慧年八歲問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
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高涼太守
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
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詔以僕爲陽春太守

五代志高涼郡陽
春縣梁置陽春郡

後梁主贇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貽永定三年

齊高洋天保十年周宇文護武成元年後梁蕭詧大定五年

春正月己酉周太師

護上表歸政周王毓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護

州軍事為總管

諸州總管自此始

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

五代志始安郡梁置

注州今為

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

三司

壬午侯瑱引兵焚齊舟艦於合肥

丙戌齊主逌於甘露

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問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

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自往省

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齊斛律光將騎一萬擊周開府儀同

三司曹回公斬之柏谷城主薛禹生棄城走遂取文侯鎮立成置

構而還 三月戊戌齊以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寇周

邊庚戌周遣大司馬賀蘭祥擊之 丙辰齊主珽至鄴 梁永嘉

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

守蔡大有殺之 沈約曰監利縣疑是吳所立晉屬南郡宋屬巴陵郡後梁置監利郡今監利縣在江陵府東南百八

十里 齊主珽之爲魏相也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爲長史 五代

志高密郡傳置膠州唐武德五年改曰密 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

州五代志文城郡古昌縣後魏曰定陽 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

見一百六十三卷 齊主問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

用中國人齊主以爲譏已銜之高德政用事弼不爲之下當於眾

前面折德政德政收言其短於齊主弼恃舊不自疑夏四月齊主

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旣而悔之驛追不及 閏四月

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歷 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將兵城南皖

口南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祝穆曰皖水自霍山縣流入經懷寧口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吳地志皖口今舒州之山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爲相愔常忌之齊主淫酣飲德政數日鎮

弼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齊主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齊主從之德政見除書卽起齊主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鍼親以小刀刺之血流涸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齊主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齊主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省其夜以甕輿送還家明日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齊主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浹爲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爲

尚書右僕射乙巳以汝兼太尉 齊主淫封于紹廉為長樂王

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為大司徒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盧甯

為大司寇

五代志隗為郡隄為書後周曰武陽

柱國輔城公邕為大司空

輔城郡名在汝州

城 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殿庫倉廩與海內所其若

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

備償也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

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

李延壽曰賀蘭之先與魏俱起有乞伏為

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劉昫唐志洮州臨潭縣本吐谷渾之洪和

城後周攻得之置美相縣唐為臨潭縣洮州治焉後移治洮陽城

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齊太師奏

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淫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

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癸未誅始

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

袖而死 周文育周迪黃法氈其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曇朗引

兵會之眾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

自豫章西南入象牙江至金溪口

公颺詐降謀

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

二千人救余孝勸慶分遣主帥常眾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眾攻

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既而迪等戰敗文育乃退據金口熊曇

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眾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

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

不如推心以撫之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

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眾因據新淦城

新淦縣自漢至蕭齊屬豫

章郡五代志屬廬陵郡唐屬吉州。浚音紺

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數擊破之曇朗單

騎奔巴山初文育據三陂有流星墜其地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

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竝驚聽之在土中軍人

掘得棺長三尺文有惡之俄而被晝 魯悉達部將梅天養等引

齊軍入城

魯悉達據新蔡城

悉達帥麾下數千人濟江自歸上見之甚喜

曰來何遲也悉達曰臣鎮撫上流願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

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

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上嘆曰卿言得之矣拜平南將軍北江州

刺史

五代史宣城郡南陵縣陳置北江州

六月戊子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

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五事

猗氏縣漢以來屬河東郡古郇瑕氏之地後以猗頓居之

以鹽鹽致富遂改為猗氏

其一察治方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效專

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

詩商頌之辭毛聞其曰優優和也

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以為頃者魏都洛

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
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
其三明選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
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旣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眾
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重戰伐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
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奔轍有劫彼此爭行以相持
以先後着決一枰之勝負若一行不當
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舉動其
五禁奢侈以爲比來富室之家爲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
容儀服飾華美炫耀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輪力公
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爰優賞反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
豈不有虧厥德卽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遜於擾攘之中志

道不倦孝閔帝踐祚爲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性柔謹寡於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尙每在眾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周處士韋夔孝寬之兄也志尙夷簡澹於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周王毓禮敬尤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夔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讚之孫也寇讚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魏大統中稱老疾

不朝謁主虛心欲見之僞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
朝舊事孺身長八尺鬚髯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明王與之談論
不覺屢爲前膝及辭還王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尙宜
數相見以慰虛想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
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 周
文育之討余孝勸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
還遇王琳將周旻周協南歸王琳使周旻助曹慶攻周迪自南川歸也。旻音拱。與戰擒之
孝勸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
常眾愛破之眾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建康 詔臨川
王椿於南皖口置城使東徐州刺史吳興錢道戢守之 丁酉上
不豫丙午殂年五十七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

旅急務不輟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蚌盤者盤

今謂之螺貝殺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故能隆

梁元帝承聖元年徵昌爲內領直江陵之陷沒於長安

功茂德光於江左時皇子昌在長安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陵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陵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秘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歛具時天暑須治梓宮恐斤斧之聲聞於外乃以蠟爲秘器文書詔敕依舊宣行侯安都軍還適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卽按劍上

殷白皇后出璽叉手解袴髮推就喪次

爲侯安都特定策之功以殺其身張本

遷殯

大行於太極西階皇后乃下令以蒨纂承大統是日卽皇帝位大

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辛酉以侯瑱爲太尉侯安都爲

司空

齊王洋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

或兄弟強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

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潭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

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鷁以飛黃頭獨能

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

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

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

此後漢新興郡之定襄也在隋秀容縣界

虔之元孫

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

平丈夫甯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曰齊主齊主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陵廟號高祖

戊戌齊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尙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都官尙書崔昂爲右僕射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

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

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毓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癸卯齊詔民間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託攜養者不問

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 初高祖追謚兄道譚爲始興昭烈王

以其次子項襲封及王卽位項在長安未還上以本宗乏饗始興王道

譚二子上入纂皇緒而項戊戌詔徙封項爲安成王皇子伯茂爲

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 初周太祖平蜀見一百六十五卷以其

留長安故本宗無主祭者

初周太祖平蜀

見一百六十五卷

以其

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城
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壬子周王毓以憲爲益州總管時年
十六善於撫綏畱心政術蜀人悅之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
廣爲梁州總管廣導之子也 辛酉立皇子伯宗爲太子 己巳
齊主洋如晉陽 辛未周主毓封其弟輔成公邕爲魯公安城公
憲爲齊公正平公招爲趙公直爲衛公純爲陳公盛爲越公達爲
代公通爲冀公迢爲滕公通晉 乙亥立太子母吳興沈妃爲皇
后 周少保懷甯莊公蔡祐卒五代志蜀郡成都縣舊置懷甯等四郡 齊主洋嗜
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
但憐正道尙幼人將奪之耳齊太子殷字正道 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
汝慎勿殺也尙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

廣漢燕子獻

五代志漢陽郡浚儀縣舊置開封部扶風郡雍縣後魏置平秦縣蜀郡雒縣舊曰廣漢

黃門侍

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

爾雅初齊主登祚改年爲天保有議者曰天保之字

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週十乎又先是諸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齊主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三百道士出後齊主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至是果如期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

卽位大赦羣臣議喪禮時魏收與楊休之俱集中書省愔與二

人素相款狎因共議論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愔

問之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

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眾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愔無

以詰 庚戌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諸土木

金鐵雜作一切停罷 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爲

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

容儼帥眾臨江爲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五代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

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

湓城五代志南楚郡梁置安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欽州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

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齊以右丞相斛律金爲左丞

相常山王演爲太傅長廣王湛爲太尉段韶爲司徒平陽王淹爲

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

獻爲右僕射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自晉陽至鄴也十二月戊戌齊

徙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廉爲

隴西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七終

武帝永定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二

起天嘉元年
盡天嘉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

諱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王道譚之長子
在位七年改元二天嘉六年康一

天嘉元年

齊高殷乾明元年高演皇建元年周宇文毓武成二年後梁蕭齊大定六年

春正月癸丑

朔大赦改元

齊大赦改元乾明

辛酉上祀南郊

齊高陽王

暹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

史記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
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

同異也楚辭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
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空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
雄酒賦云鵬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
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以其言語滑稽智計捷出故

云滑稽也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

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癸亥卒 辛未上祀北郊 齊主殷自晉

陽還至鄴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軍所侯璜軍前

也 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王琳至柵口柵口在清須口之東水導渠湖

今謂之柵江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三百九十里今謂之新婦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

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淝湖之眾舳舨相次

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

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

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

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甯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琳聞

留孫瑒守郢州

之恐其燬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
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儼之子子會
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援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
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
蹕其後西南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
拍以擊琳艦戰船前後皆拍竿以拍敵船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
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
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竝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
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
齊軍資器械琳棄舫艫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
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

降

自此江南皆爲陳有矣

齊葬文宣皇帝于武甯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

祖 戊戌詔曰王琳識暗挈瓶智慙衛足干紀亂常自貽顛沛而

縉紳君子多被繫維雖涇渭合流蘭鮪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脅從今九戢旣設八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說永作漢蕃延壽脫歸終爲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晉楚行藏用舍亦豈有恆宐加寬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加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眚並隨材銓敘庶收力用 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

師錄尚書事

此鄴省尚書也

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晉陽并州

故曰

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

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竝縱遣 乙巳以太尉侯璜

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鎮益城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

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

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都宮昭陽殿東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

長廣王湛位地親邁恐不利於嗣主心思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考

曰北齊書孝昭紀云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今從楊愔傳自是詔敕多不開預或

謂演曰鸞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

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

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演以常山王錄尚書事故稱爲

王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齊主殷立演謂王晞曰一人

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先帝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十八 陳紀二 三 恩補

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尙富驅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

親承晉旨而使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

可得耶借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云國祚也演默然

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

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不欲爲周

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

主廢將發晉陽發晉陽者嗣位而詣鄴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畱守根本之地

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文宣席之以移魏鼎將對兵威在焉故以爲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齊

主之鄴畱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

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爲并州長史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

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驅馬而去平秦王歸彥

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畱從駕五千兵於西中

晉陽在鄴西陰備非故謂之西中

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

元之弟也尙齊主姑東平公主每日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

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

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

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

竇蒞皆齊主之叔

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

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齊

主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

楊愔時爲尙書令故稱之爲令公

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齊主慈仁恐不可所

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

昌儀寵亦內職女官之名

高仲密之

妻也

高仲密因妻而外叛事見一白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九年

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

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

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

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

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看常山拜職有不

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

室

錄尚書後室錄尚書者宴息之所

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

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

三曰何不執爾輩卽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叛逆欲殺忠

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

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

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眾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

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願於尙藥局

五代志尙藥局總知願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

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惜等唐突入雲龍門唐突唐突作售

謂千乘輿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叱利唐突唐突作售開府儀同

三司成休甯拙刃叱演演使歸彥諭之休甯厲聲不從歸彥久爲

領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休甯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

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後齊禁中有朱華閣門下省領左右局領左

將子已上皆主之又有左右直長四人朱華閣以外左右衛將軍

各一人主之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御仗屬官直屬屬官直屬屬

官直屬屬官直屬屬官齊主與太皇太后璽太后竝出太皇太后

坐殿上皇太后及齊主側立演以塢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

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氣

其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

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

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詔人皆被甲待詔武

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

娥姓也叩刀者拔刀離劍幾寸許考

吳曰楊愔傳作領軍劉桃枝今從帝紀

齊主不睨之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

皇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

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

曰楊郎何所能爲爾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

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

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

婁太皇鮮卑也李太后華族也故云然

太后拜謝太

皇太后又爲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齊主何不安慰爾叔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勾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畏廣王湛以鄭願昔嘗讒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素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情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

楊惲可朱渾天和蘇子獻宋欽道鄭願凡五家

王晞固諫乃各沒一

房孩幼盡歿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惲總機務鴻臚

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

馬黑脊曰麒麟毛晃曰馬青驪色曰麒麟東方朔傳麒麟騊駼鳴騶驪天下良馬也

戊申演爲大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爲大將軍平陽王淹爲太尉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幼喪母嘗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愔父津曰嘗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餐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

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及長能清言美晉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孝昌中杜洛周攻陷中山全家被囚繫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情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罌中吐之仍佯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津爲并州刺史情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情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情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情名家盛德甚相哀念遣隊主擊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情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破國亡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讐得自經乎一經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情乃投

高昂兄弟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協謀舉義大軍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愴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事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愴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恆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愴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互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愴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奉命聘梁至碣磔戍州內有愴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痛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天保初尙太原

長公主惜貴公子早著聲譽及爲宰相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
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
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
莫不悚動情少遭家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
慈旨溫顏咸出仁厚從弟姪數十人竝待而舉火性周密畏慎恆
若不足每聞榮命愀然變色及是被誅舉國痛憤江陵之陷也

見一百六十五卷

長城世子昌

武帝封長城公昌爲世子

及中書侍郎瑱皆沒

於長安高祖卽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

昌還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

王琳據中流昌還建康路梗故居安陸琳敗昌發安陸

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憚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
至須別求一藩爲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

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旣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爲長史王晞爲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籌 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死戰周人不能克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旣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

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平遂遣使奉表舉中

流之地來降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州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

史黃法氈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

熊曇朗時據豫章

迪等與周敷共圍之及琳敗曇朗部眾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

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

先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甲子置沅

州武州

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荊州之義陽天門南平鄂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領沅州

都尉所部六縣爲沅州別置通甯郡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爲武州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

刺史以孫瑒爲相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爲中領軍未

拜除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臨近畿餞送鄉里榮

之王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爲廣甯王長恭爲蘭陵王甲戌

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

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

以殺昌之功也五代志南初高海郡翁源縣陳置清遠郡

祖遺榮陽毛喜從安成王瑱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沒於長

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宏正通好於周夏

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周主毓明敏有識

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實毒於糖餠而進之

周禮有膳夫

六典記前世官制沿革以侯周之典庖中士爲唐太官署令之職有藏中士爲珍羞署令之職掌醢中士爲掌醢署令之職獨不言膳部中大夫以類推之則後周之膳部中大夫唐光祿卿之職也杜佑通典後周膳部中大夫屬冢宰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饌大饌也江陵未敗時梁將陸法和有遺衛先具大饌薄餅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見饌餅蓋北食也今城市開元宵所賣焦饌卽其物但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爲之絕甘周主頗覺之庚子大漸

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

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宏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

年二十七

魯公匱幼

有器質特爲周主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

非因顧問終不輒言周主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

匱卽皇帝位大赦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微爲尙

書右僕射侯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官上迎其母還建康

母固求停鄉里乙卯爲置東衡州

梁先已置東衡州於始興蓋中廢而今復置也

以安都

從弟曉爲刺史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竝令在鄉侍

養辛未周葬明帝於昭陵廟號世宗六月辛巳改諡皇祖妣

安皇后曰文皇后

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甯

梁敬帝太平二年周人歸元帝之柩

於王琳琳敗陳車旗禮章悉用梁典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

骨葬之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尙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

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關汝何物奴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 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慮每夜載入畫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思甯骨肉之重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謙退批糠神器實恐違上元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皆無異揆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

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

事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聲論謂與論皆歸每欲

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其勸演演

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

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

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急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

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殷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

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爲演殺濟南王常山王

演卽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

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

褒賞死事追贈名德齊主謂王晞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

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

毛晃曰牒書板小簡也

候少隙即徑

進也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竝入

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樂職司廢置及田市徵稅舟車通塞或

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毀棄或道德高備久

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

食畢景聽還

景曰景日入而後聽還私舍故云畢景聽還

齊主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

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

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

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宏齊主笑曰誠

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

顏之推曰如是爲爾而已爲耳

此事安

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待坐齊主曰顯

安我姑之子

庫狄顯安父干嬰勃海王歡之妹樂陵長公主

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

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齊主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今自行之非妄言耶齊主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齊主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弊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干之子也羣臣進言齊主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齊主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時太后居南宮去殿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疾小增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戊子以長廣王湛爲右丞相平陽王淹爲太傅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周軍司

馬賀若敦

唐六典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其爵列中大夫也六命帥

眾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

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

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屢戰破瑱乘勝深入軍於湘州九月乙

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

侯瑱於巴邛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

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

問隨卽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

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

梁置湘州於長沙置羅州於湘陰縣

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

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

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
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
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
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竝拒擊
之冬十月癸巳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

據姚思廉陳書楊葉洲在西江口西江謂湘江

出

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眾會瑱南討

十一月辛亥齊主瑱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太子百年時
纔五歲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爲中世子叔虎柔之從叔也
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靈地陳兵勢曰我彊彼弱我富
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
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

與彼蒲州相對

魏神嘉元年置雍州於河東延和元年改曰秦州太和中罷魏既分爲東西東魏天平初復置秦州

於河東沙苑敗後河東之地入於西魏後周因蒲阪舊名而置蒲州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

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

爲我敵所供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

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

往實自艱難我與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

之

齊主逼自將驛庫莫奚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遁

此文宣帝所築

長城也

齊主分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

十二月乙未詔自今孟

春訖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

已款謂囚已款服也

空且申停

及秋冬乃行刑也

齊

主演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執杜預王肅議以元氏司馬

氏爲二王并曹氏爲三恪朝士莫不雷同太子中庶子崔暉別立

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
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用讀國士
議文直此冷笑瞻居聖朝顯職尙不免見疵草萊諸生云何自進
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覺無一言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
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初爲侍御史在臺恆於宅中送食備盡珍
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
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
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
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冒請鷺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
每與之同食 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
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眾自楊葉洲潛遁 丙午齊主廩還晉陽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

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庭非行戮之所齊主改容謝曰

自今當為王公改之齊主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

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

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

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卽位

尙書左丞蘇珍芝建議脩石髓等屯藏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

足食杜佑曰石髓在楚州安宜縣西八十里鄧艾築城於此作白水塘北接連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安宜唐寶應元年改為

寶應齊主演卽位平州刺史嵇晔建議開督亢蠶陂置屯田歲收

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贈督亢陂在唐涿州新城縣界燕荆柯獻圖於秦卽此地又於河內

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汲郡為義州置懷義等屯由是稍止轉輸之

勞此是五代志序齊濟南王至孝昭時軍餉通鑑取之附見於此

辛巳天臺二年齊高湛太隋元年周宇文邕保定元年後梁蕭詧大定七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

保定以大家宰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

細皆先斷後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府也庚戌大赦周主邕祀圜丘

辛亥齊主演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周主邕祀方丘甲寅祀

感生帝於南郊用鄭元之說祀感生帝乙卯祭太社齊主演使

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

也請以私屬爲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

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按梁置合州於合肥侯景之亂已入於齊齊之境土南盡歷陽陳蓋

備置合州於江濱以景徽爲刺史齊主以琳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

刺史鎮壽陽己巳周主邕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辛

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求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十五大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邵悉平五代志澧陽郡屏陵縣舊置南平郡安鄉縣舊置義陽郡南郡松滋縣舊置河東郡宋白曰澧陽郡安鄉縣本漢屏陵縣地後漢爲漢壽縣地晉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 二月甲午周主

實朝日於東郊 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

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後周之制小司徒六命上大夫也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

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成城降齊孝寬遣謀取之俄

斬首而還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掠

五代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生胡即稽胡之不附周

者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

役徒十萬甲士百人

河西龍門河之西也

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

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

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閒

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

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畱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

稷山諸村縱火

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隱處稷山縣有稷山

齊以大軍爲營收兵

自固岳卒城而還

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 丙寅

周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

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爲八番遞上就役十

二丁兵者分爲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周以少傅

尉遲綱爲大司空

五月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贊

爲魯公贊李后之子也

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

周書申徽

傳曰御正任專絲綸蓋中書舍人之職也北史盧辯傳武成元年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則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爲上大夫小史下大夫比中書侍郎之任小史上士比中書舍人之任然則爲御正者亦代言之職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屬天官府

秋七月周更鑄錢文曰布

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顥爲邵國公以晉

公護之子曾爲嗣顥弟連爲杞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爲嗣連

弟洛生爲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爲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爲

宋公以世宗之子寶爲嗣

齊主演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

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

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齊主以領軍代人庫狄

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

聽談視事

齊主以伏連代美爲幽州以美化伏連爲鎮軍以分鄴下之權美知其故乃畱伏連不使之幽州而美至又不

聽其視領

軍府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

秦王歸彥恐濟南復立爲己不利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至

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

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耶元

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卽畱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繞牀

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

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

梁孝王事見十六卷

漢景帝中二年

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

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

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

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

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

斛律羨字豐樂

斬高歸彥辱立濟南號令天下

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齊主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齊主尋亦悔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丙子齊以彭城王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戊寅熒惑犯太微與上將合初齊主演與濟南王約不相害及後殺之時有尙書令史趙甲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既而齊主出畋有兔驚馬墜地

絕肋填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
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時齊主與毛夫人亦見三人爲祟
乃備爲厭禳之事或煮油四洒或持炬燒遂終不能解齊主惟扶
伏牀枕叩頭求哀而已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遣尙書右
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
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年二臨終言
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
之所爲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齊主遺命湛猶疑其
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

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南宮晉陽

南宮也 大赦改元大甯 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來

聘周禮天官之屬有司會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及其財用之書契版圖者皆聽其會計以歲月日考其成鄭元曰會大計也司

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余按後周地官即唐戶部尚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郎中而六典不言所以杜佑通典

後周司會屬天官府有中大夫上士中士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周得黔中則全有巴蜀得魯山則全有漢河故因其所欲而餌之 齊以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

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

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縣後魏置南

恒州尋改日豐州 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潛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

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尉顓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周以薛慎為湖州刺史州界既難蠻左恆以劫掠為務慎乃集

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
每引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
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自是襁負而至者千有餘戶蠻俗
婚娶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
諭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丁巳周主璽敗于岐陽十二月壬午還長安 太子中庶子餘
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奭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權酤之科
詔從之荔弟寄流寓閩中爲閩州刺史陳寶應所留荔思之每言
及輒流涕上哀之謂曰吾亦有弟在遠方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
爲荔徵寄寶應畱不遣荔因以感疾上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
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上不許

時太子未出關其宮猶在禁中乃令

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初梁時侯景之亂
荔母隨荔入臺城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荔由是終身蔬
食布衣不聽音樂上乃敕荔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
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不從遂卒荔早慧有
志操年九歲隨從伯父闕謁陸倕倕以五經十事問荔荔隨問輒
應無有遺失由是知名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而性好儉
素雖任遇隆重淡然無營上甚器之常引置左右朝夕顧訪荔爲
人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窺其際者故不列於後焉 初高
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
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潯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
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

琳自鄱陽言安嶺潛通使往來

今有嶺路自衢州經信州達於鄱陽

琳敗上遣左衛

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

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眾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

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

劉昫曰建德縣

漢會稽富春縣地吳分置建德縣隋廢唐復置建德縣為睦州治所

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

都討之 閏月庚午齊葬孝昭帝於文靖陵

壬午天監三年

齊高湛河清元年周宇文護保定二年後梁蕭詧天保元年

春正月乙亥齊主遷

至鄴

自晉陽召至鄴

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

緯為皇太子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

亥以馮翊王閏為尚書左僕射 周涼景公賀蘭祥卒 壬寅周

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州 丁未周以安成王瑒為柱國

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二月辛

酉祀北郊 閏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平

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爲孝昭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

戚齊主湛卽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

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齊主亦尋

其反覆之跡漸忌之

歸彥始爲文宣所親任其後背楊愔附孝昭以成濟南之禍又爲孝昭所委信孝昭旣祖

又迎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成跡其反覆而忌之

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御前作詔草除

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

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

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

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齊主之爲長廣王也

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槳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爲兗州刺史於是和氏之門如市盧詢祖嘗謂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帝徵江州刺史周迪移鎮浚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越且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爲己將深不平之乃陰與雷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迪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浚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

船仗 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羽爲光祿大夫

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

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畱異女爲妻陰與異

合謀拒朝命虞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

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責不可言

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

班固曰蒯通一說而

喪三傳應劭注云謂烹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王命論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

武五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

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

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乙卯齊以任城王潛爲司徒 齊

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尙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上遣移

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齊主寤

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而康愍王曇朗之喪

曇朗爲齊所殺見一

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二年琳於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

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尙書 梁末喪亂鐵錢不用民間私用鷲眼

錢甲子改鑄五銖錢一當鷲眼之十 後梁主愍安於儉素不好

飲酒狂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

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以封疆徧隘邑居殘毀于

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年四十四

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

中宗太子歸卽皇帝位改元天保尊龔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母曹貴嬪爲皇太妃 三月丙子安成王瑱至建康詔以

爲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

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乏在關中乃長安一布衣

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果之禮有加焉瑱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穢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蕤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甲申大赦 畱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旣而侯安都步出諸暨出永康諸暨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鄣永康縣吳赤烏八年分上虞烏傷立屬東陽郡自永康至東陽一百九里 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嚴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踝足跟也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爲堰也迮迫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

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
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
戰敗遂降文季露洗之子也 夏四月辛丑齊婁太后殂齊主遷
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齊主投諸
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櫬之太后諱昭君少明悟
強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
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
澄清之志密謀秘策后恆參預神武嘗西討師旣出於其夜孿生
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
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后高
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

姬侍咸加恩待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先是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殂而齊主不改服齊主於昆弟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乙巳齊遣使來聘 齊青州上言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邑戶聽寄食他縣 五月庚午周大赦 甲申齊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 己丑齊以右僕射斛律光爲尙書令 壬辰周以柱國楊

思爲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迴爲大司馬 秋七

月己丑納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 齊平秦王歸

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遜如晉陽棄虛入鄴其郎中令呂

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間

大軍將至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旨殺之歸彥自稱

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都官尙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

州刺史得人心

子繪父隆之祖同皆爲冀州刺史

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

吏民降者和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

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

豈反邪正恨高元海舉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

此三人卽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

水經註衛澤水逕武

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遂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呼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漳水謂之天津口 鎮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柩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

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

歸彥前詣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

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

宰斛律光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令河閒王孝琬爲左僕射

癸亥齊主遷如晉陽 上遣使聘齊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以待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并陽尹仲舉溉之弟子

也 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瑱代之考異

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安成王瑱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

督眾軍以招納之今從南史迪傳 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至於百司

左亦思省約 十一月丁卯周以趙國公招爲益州總管 丁丑
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鄒齊主
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太原
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慍
由是生女不舉齊主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
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愈怒裸后亂棚之后號天不已齊
主命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轎車載送妙勝寺
爲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八終

文

三

思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八終